

今年三月，希特勒的出生地奧地利舉行大選，令人震驚的是，極右政黨取得了近三成選民支持，有人驚呼，法西斯主義是否會在歐洲死灰復燃？人們希望了解，法西斯主義和極端主義怎樣不受遏制地走到奧地利社會的最前線？

—英國《每日郵報》記者比利·布里格斯

在灰灰沉沉的天空下，一群黑衣人緩緩步向一個灰色的大理石小墓碑。燭火把碑文照亮，墳墓另一端，一名年老的軍人躬身獻花，然後起立，向他們的已故「英雄」敬禮，「英雄」是戰鬥機機師瓦爾特·諾沃特尼，他生於奧地利，二戰時為納粹德軍擊落二百五十八架敵機（其中二百五十五架為蘇聯戰機）。

這群崇拜者來自奧地利全國各地，為數大約三百人。不遠處，一批武裝警員戒備，他們似乎無意打擾追悼會，但警車裡的德國牧羊狗卻不停發出沙啞刺耳的吠聲，給儀式添上了怪異的「背景音樂」。

專門前往採訪的《每日郵報》記者事先已被警告過，雖然有大批警員戒備，但記者在這種場合遇見毫不奇怪。有些記者是頭頸粗短的壯實隨從，有些則是昂首闊步、帶着挑釁神情的年輕人，從他們的外表來看，若真有衝突發生，他們應該不會客氣。

### 新納粹分子聚會

這是一場新納粹分子聚會，人群中包括奧地利最極端的法西斯主義者，譬如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該國右翼運動的旗手戈特弗里德·屈塞爾。這位臭名昭著的惡棍人物曾因宣傳納粹思想而入獄八年。在追悼會中，屈塞爾傲慢地站在諾沃特尼墳墓旁，彷彿影片「教父」中的柯里安一般，看來很有威望，身邊還有幾名隨從保護。《每日郵報》記者靠近他時，便被他的隨從無禮地攔開。

多名兇神惡煞、臉上布滿疤痕的男子交頭接耳和握手，他們是奧地利「學生聯盟」（Burschenschaften）的成員。這個組織與極右政黨關係密切，其會員的「啟蒙禮」是在劍擊戰鬥互刺臉頰。叫人吃驚的是，在這些強硬的新納粹身旁，有些竟是著名的奧地利政壇人物。在墳場歌頌諾沃特尼的講者包括自由黨的高層盧茨·魏因辛格。

諾沃特尼一九四四年陣亡時地位崇高，納粹黨把他葬在維也納的最大墳場——光榮墳場中，該墳場葬着音樂家莫扎特、布拉姆斯和斯特勞斯。然而，這種榮譽二〇〇五年被維也納政府褫奪，諾沃特尼的屍體被遷往公共墳場。



▲一名新納粹分子

極右分子對此大感憤慨，因而自此更為重視一年一度的追悼活動。

去年是納粹發動反猶太人的「水晶之夜」七十周年，奧地利舉行了紀念活動，呼籲國民遠離法西斯主義。

### 歷史竟驚人相似

但與此同時，世界面對一場同當年促使希特勒崛起的經濟危機類似的金融危機，而且，同三十年代的歐洲一樣，對極右組織的支持正在升溫。希特勒的故鄉已成為全球新納粹分子的焦點。

去年九月，奧地利自由黨和另一極右政黨——奧地利未來聯盟在大選中合共取得29%的選票，得票率同奧地利主流政黨社會民主黨打成平手，在政治上取得了巨大影響力。這次選舉勾起了歐洲人對三十年代納粹黨崛起的恐怖回憶。

就像納粹黨分子靠極端民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起家一樣，奧地利的極右組織憑着一個建立在對外來移民的恐懼和擔憂伊斯蘭教威脅的政綱而在選舉中取得空前的勝利。例如，奧地利自由黨領袖施特拉赫就把穿伊斯蘭服飾的女人形容為「女忍者」。

受到選舉勝利的鼓舞，新納粹暴徒已經做出破壞穆斯林墓地的行爲。近日，在希特勒故鄉布勞瑙鎮，一面納粹黨旗公然迎風招展。奧地利自由黨希望把納粹象徵物合法化，而它的領導人施特拉赫被指與極右極端分子，尤其是臭名昭著的前黨衛軍軍官赫伯特·施韋格爾有聯繫。

# 奧地利

# 新納粹

# 羽翼漸豐



▲奧地利極右組織自由黨在政治上有巨大影響力，圖為黨主席施特拉赫去年九月在維也納拉票

## 老納粹賊心不死

在世界各地的新納粹分子眼中，現年八十五歲的赫伯特·施韋格爾（Herbert Schweiger）是個傳奇人物，他曾是臭名昭著的黨衛軍「阿道夫·希特勒警衛旗隊裝甲師」的尉級軍官。這個裝甲師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組成的精銳部隊，是希特勒的私人衛隊。時至今日，這位前黨衛軍軍官仍然完全無意遮掩他的納粹觀點。

他對英國《每日郵報》記者說：「我們的時代將再次來臨，很快就會有另一位像希特勒那樣的領導人來領導我們。」

這是他四年來第一次接受採訪，而且是首次接受非奧地利媒體訪問。幾個月之後，他將要為鼓吹新納粹思想的罪名出庭受審。這將是他第五次因為違反一九四七年訂立的阻止法西斯思想散播的「禁止條例」被告上法庭。他曾經兩度被判刑，又兩度被判無罪。

很明顯，他的心態同第三帝國時期的他並無任何分別。他說：「世界當前遭遇的經濟危機是華爾街的猶太人一手造成。現在的情況同一九二九年的時候一模一樣——九成的財富集中在猶太人手中。」

希特勒有正確的解決方法。」

在他奧地利山區家中的房間裡，書架上堆滿了令人不安的著作，記者看見一本大屠殺否定者戴維·歐文的著作和一本《奧斯威辛的迷思》。一個架子上插着一面為希特勒管理中營的骷髏隊三角旗。這類紀念品在奧地利都屬違禁品，但施韋格爾公然把它們展示出來。

### 「非洲人理應捱餓」

如果施韋格爾只是在偏遠地方安享晚年的一名前納粹黨員，大家大可把他當作一個活在過去而沒有殺傷力的人。然而，施韋格爾不打算保持緘默。

他說：「我的工作是在進行納粹主義的基本教義教育。我經常到奧地利和德國向不同組織的年輕成員演講。」施韋格爾的演講充滿仇恨與偏見。他形容猶太人為「知識牧民」，又說非洲人理應捱餓。

他說：「黑人只會想到現在，他們得到飽足後便不會想到未來。即使沒有食物果腹，他們也照樣生兒育女，所以支持非洲人等同要白人自殺。這不是國家之間的對立問題，而是種族之間的對立問題。這是歐洲團結起來對抗亞洲崛起的生死存亡問題，白種人與黃種人之間的鬥爭阻止不了。在英國和蘇格蘭，潛在種族問題非常明顯。」



自由黨贏得去年的大選，它的支持者拍手歡呼



自由黨黨主席施特拉赫在演說

## 「學生聯盟」偏激仇外

「學生聯盟」是十九世紀以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為基礎，創立於德國及奧地利等德語國家大學的學生組織。早期的著名政治人物包括卡爾·舒茨（1829-1906），其青年時代參加了一八四八年的德國革命，失敗後於一八五二年以難民身份來到美國，後進入美國政界，並加入共和黨，支持廢奴立場，曾擔任美國國會議員和內政部長。

然而風雲際會，歷史變遷，「學生聯盟」此後的演變，與狹隘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甚至恐怖主義難以分割。二戰時的納粹高官、大屠殺設計師阿道夫·艾希曼、納粹德國副元首魯道夫·赫斯和納粹高官海因里希·希姆萊都是「學生聯盟」的成員。至今，奧地利自由黨的一些著名議員也還是「學生聯盟」成員。

在維也納的奧地利抵抗運動文獻中心，《每日郵報》記者訪問了監視新納粹活動的黑里貝特·席德爾，他表示「學生聯盟」將前黨衛軍軍官施韋格爾等人和從政者連結起來。席德爾畫了兩個圓圈加以說明。

他說：「左邊的圓圈有自由黨等合法政黨，右邊的圓圈則有非法政黨。兩個不同的群體聲稱各不相干。」他又畫了另一個圓圈，把兩個圓圈連結起來。他解釋這個圓圈連結結合法與非法，它代表「學生聯盟」。

現時奧地利到處都有「學生聯盟」團體，僅首都就有十八個。他們的活動古怪而令人不安。

在維也納大學，「學生聯盟」的成員會向一座雕像致敬，該雕像叫做齊格弗里德之頭（齊格弗里德是民間故事中的英雄）。他們逢星期三做這個儀式。大學當局想移除該雕像，但政府堅稱不可移除，因為它是受保護文物。後來該雕像被遷往庭院。

今天，「學生聯盟」被禁止進入該庭院，在入口處有警察站崗。「學生聯盟」的成員在入口處派傳單，他們穿團體制服，樣子像樂隊成員，並不是通常與納粹主義聯繫起來的光頭黨。

羅蘭是「學生聯盟」的成員，他戴着方形眼鏡，左臉頰有一個傷疤，穿着「奧林匹亞」的紫衫。羅蘭否認自己是新納粹成員，但他立即開始發表其激烈的民族主義觀點。他說：「反法西斯主義者才是新法西斯主義者！外國人是威脅，但他們不准我們講出這個真相。」據羅蘭說，真相是：穆斯林、移民和美國都正摧毀他的生活方式。他補充說：「我們是德國—奧地利人。我們要一個在德國民族主義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我們一定要拯救我們的傳統和文化而戰鬥！」



新納粹組織「學生聯盟」的成員在集會

## 奧對二戰反思不力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水晶之夜」，納粹洗劫德國和奧地利的約兩千家猶太人商店、機構等設施

### 史海鉤沉

## 「水晶之夜」

「水晶之夜」是個充滿詩意的詞彙，但它表達的卻是歷史上納粹迫害猶太人的一起暴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納粹分子以德國一外交官被猶太人所殺為藉口，在德國和奧地利同時展開對猶太人瘋狂報復的行動。這一夜僅在奧地利就有三十多名猶太人被殺害，約兩千家猶太人商店、機構等設施被洗劫、焚燒或拆毀，約七千八百人被捕，其中僅首都維也納就有四千名猶太人被送進集中營。在整個德奧地區，這一夜有九十多名猶太人慘死，約三萬人被捕，七千多座猶太人設施被毀。當夜納粹暴行過後，被洗劫的地方到處是破碎的玻璃，於是人們將這血腥的一夜稱為「水晶之夜」。



一戰後，奧匈帝國解散，奧地利共和國成立後一直處於德、意法西斯政權的爭奪之中。一九三八年，奧被併入德國版圖，可納粹軍隊所到之處，迎來的卻都是鑼鼓和旗幟的海洋。二戰後，官方一直對奧地利二戰時期的所作所為解釋為被迫與希特勒合作，是受害者，掩蓋了所犯的一些罪行。東西方對峙，客觀上也減弱了人們對奧地利過去所犯錯誤的追究。奧對二戰的反思與德國形成鮮明反差。而且奧地利有相當一部分人心態封閉，在這種情況下，極右思潮及政黨在奧地利蔓延便不足為奇了。



自由黨要求摧毀伊斯蘭寺廟，圖為黨主席施特拉赫在示威